

新

新

喻莉娟 著

写作
春秋
丛书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卉 卉

喻莉娟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卉卉/喻莉娟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 10

(写作春秋丛书/袁昌文、李俊主编)

ISBN 7-80171-720-1/I·445

I. 卉... II. 喻...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88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贵州铜仁 103 队电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00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贵州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171-720-1/I·445

定 价:98.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646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无 题

童年,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我所经历的童年时代,对那时的大人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噩梦,但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就是我们的童年生活。也许,那时有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只要那是你的童年,它就必然会伴随着许许多多的欢乐,哪怕这欢乐有时需要用泪水来浸泡。如果你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从几百里外的偏僻小县赶着一群羊走到遥远的遵义;如果你和同学们戴着“红小兵”的袖套,站在热闹的人群中,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站在批判台上被大木牌压低着头,你就会理解我所说的道理了。

而非常奇怪的是,不管是欢乐,还是艰难,抑或泪水,只要变成人的记忆,它们却都使生活变得那样丰富多彩。我认为余秋雨先生所谓的“记忆文学”,是大有深意的。

在这部小说中,那个“卉卉”用她童年的生活语言所讲述的一切,都说明着生活的如此道理……,那个“卉卉”当然不能说是我,但如果你要认为“她”就是我,也不无道理……

目 录

一、守夜	(1)
二、闹热	(8)
三、敬老院	(10)
四、万富宏	(14)
五、破四旧	(18)
六、我们家	(29)
七、爸爸妈妈	(42)
八、百人大会	(51)
九、我的小学学习生活	(55)
十、过年	(79)
十一、地下图书室	(95)
十二、帮妈妈劳动	(98)
十三、窗外鬼影	(102)
十四、电影院混票	(106)
十五、串联	(110)
十六、云霞生病	(131)
十七、食品站长	(134)
十八、拣骨头	(139)

目 录

十九、洪水	(141)
二十、麻王洞	(144)
二十一、“偷”回来的书屋	(149)
二十二、爸爸们的“五七”干校	(158)
二十三、忧伤的笛声	(193)
二十四、赶羊上遵义	(200)
二十五、复课	(216)
二十六、可怜的美丽女人	(244)
二十七、小琴的故事	(255)
二十八、准备上山下乡	(264)

一、守 夜

寒冷的风吹醒了我，我轻轻地挪挪身子，碰倒了脚下的烘笼，这才回过神来：不是在家里的床上睡觉，是在新华书店门外的一大堆木头上。我们在这里守大字报，不知怎么就睡着了。这才觉得背痛、脚麻。睡的都是一些圆木头，虽说下面垫有一些大字报，可一点作用也没有。我伸了伸脚，坐起来，拨弄我的烘笼。里面的火还有一点，可能很难维持到天亮。大家都睡得很死，只有风吹大字报哗哗的声音，隐隐约约可见被风吹起的大字报在翻飞。

没有一点灯光。

我们这里没有水电，火电电力不足，电灯只有一条红丝线，有时就纯粹是个摆设。这时候，路灯早已熄了。10点半钟，全县唯一的宣传工具，县广播站的广播结束，接着就是熄灯。看着一片漆黑的街道，沿街一排排黑糊糊的大字报专栏，不时飞起的大字报好象闪出一种黑亮的光。我害怕了，推了一下旁边的小琴。她吭了一声，又睡了。

今天，小琴告诉我，张囡她们在讨论看护大字报的事，说是要来守夜，不让我们年龄小的来。前几天夜里，总是有大字报被撕。要抓住这个人，可能还有一场战斗。我们两个是自己来的，有战斗我们也要参加。他们也没法，只好让我们睡在中间。有他们几个

大的在外面,我们也就踏实。这下大家都睡着了,是不是有坏人出来?我想去看看。拿出电筒朝远处照了照,没看到什么。手电筒的光一下照到街对面的大字报上,一幅漫画,一个人正拿着一棵绳子往脖子上套,伸出长长的舌头,红红的,我觉得他就要走下来了,实在可怕。上面还有一句话,“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何清死有余辜”。何清吊吊鬼,是我在前天见过的死人。

前天从学校出来,一手、一脸、一身都是墨,这是在学校写大字报。我从来没有写过毛笔字,学校还没有要求我们写,说是要四年级才要求写,我们三年级的,只要求钢笔字。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红小兵就是要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没写过也要写,就象写钢笔一样的写。我找了一篇传单“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抄了半天,才写几个字。只好找小琴、母儿他们一起来抄,最终还是分着把他抄完了。抄完后再把三人抄的剪下来,贴在一起,尽管象瞎子补的衣服一样的皱,我们还是写完成了。大家看着一脸一身的墨,却非常高兴,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我们也能写大字报了。

刚出学校,见好多人在跑,说是那边有人吊死了,我们也跟着冲去看。在电影院旁边,一个低矮的小木房外,围了许多人。这里有间房子,还有人住,我们经常来看电影,好象从来未发现。人很多,在那里嚷着,“把他放下来!”人是在门背后吊死的。大人们说,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这么矮的地方也能吊死人——要死什么地方吊不死——昨天不是还看见他好好的,为什么要死——可能是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就是门外墙上大字报写的问题?问题不大不小,他家有人在台湾,上面写着“里通外国”。被写大字报的人多着呢,他为什么要死?那就不一样了。我挤到前面看大字报,他的确是坏人,上面写着,他有好多信件,都是从台湾来的,前天抄他的

家，抄出来的，这样的坏人，该死。现在，他就摆在那里，大家都围看，也没人管。其实，他是不是已经死啦？我想过去看看。现在只能从人缝里看到他的身体，没什么可怕的，就是一个人睡在那里。我还是害怕，我从来没有见过死人，更不要说吊死的人。说是吊死的人舌头要长长的拖出，脸是乌的，可怕得很。我和小琴、母儿商量，大家一起过去看，谁也不许走在后面。刚走两步，小琴不走了，她害怕，不看。我们怎么说她也不去。最后我和母儿一起挤进人群，走近去看了一眼。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就跟睡着了一样，根本没有伸舌头出来，只是那张脸是铁青的。为什么不送去医院抢救，也许还没有死。也没有看见他家的人。看了一眼，我们赶快走开。大家看了一阵，也纷纷走了。人越来越少，我们也赶快回家了。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知道。

今天晚上在这里，又看到这个吊吊鬼的大字报，他可能还在那里躺着没人管。我越想越害怕，赶紧挤到小琴的背后，想赶快睡着。哪里睡得着，只有叫小琴。小琴听我说对面有吊吊鬼的大字报，要我用电筒照给他看，她这次却好象一点也不害怕。她看了吊吊鬼的大字报，突然对我说，不好，我好象看见前面有个人在那里！在哪里？我急着问。就在前面一个大字报专栏的下面。我们赶快叫醒了母儿和张囡他们。大家一听我们说的情况，都紧张起来，一个个都是一副参加战斗的样子。夜黑黢黢的，隐隐可见一张张严肃、紧张的脸在晃动，听得见的是大家的呼吸声和风吹大字报飞起的哗啦啦的声音。张囡他们商量后，决定全体出动侦察。张囡对大家说：“大家把烘笼都放在这里，带好电筒，跟我走，听我的命令。”

我们紧张地、蹑手蹑脚向前走，完全是一副侦察兵的样子。很快我们接近了目标，看清了对像。的确是一个人在那里，靠着墙根

躺着，他好象是发现了我们，站起来，整理东西，很快提着个袋子，要走的样子。张囡小声地告诉大家：“我们跟着他！”

我们悄悄地走在他后面十多米的地方。我很害怕，我们尽管人多，也打不赢他，他提的包里还不知有什么东西。我想不去了，小琴可能也这样想。她悄悄地问我：“我们不去了好吗？”母儿走过来说：“不用怕，跟我在一起！”我们跟着目标向前，不知他要做什么，但有一条能够肯定，他的事一定与大字报有关，他总是在大字报边上转。张囡好象了解我们，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走在后面，离我们远一点，看到有什么不好，赶快回去叫人。”去叫谁呢？我们不知道，就到时候再说。

这时候，前面出现了情况，目标开始行动了。他在撕大字报！这时候，七八只电筒对准他：“不许动！”“你干什么？”这个人用手挡在头上，还提着一大块大字报，大声叫道：“我们来唱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唱一边舞着。大家这下傻了，原来是疯子申孟山。几个男生上前去，取下他手中的大字报，“孟山，以后不准来撕大字报，听到没有？”“晓得，晓得！撕大字报。”申孟山边跳边点头。张囡说：“母儿，你们三个人把他送回去，不要让他再出来了，其他的人我们继续去查看。”她是在下命令。

我们走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新情况，又回到新华书店门口的那一堆木头上，坐着，拨弄我们的烘笼。虽然已经立春，晚上在外面还是很冷。这里有提烘笼的习惯。一进入冬天，小学生都提一个小竹笼，里面放一个砂钵，装上炭灰，再生上一小堆炭火。它给我们增添许多乐趣，可以在里面烧小红苕、小洋芋，爆黄豆、苞谷花。有时老师在上课，下面的烘笼里正忙呢，老师一生气，就把火笼给甩出来。我刚来的时候还不习惯提烘笼，觉得上学提着个火笼，多

难看,我才不提。这里其实并不冷,还没有省城冷,在那里我从来也没看见有人提火笼。后来看着大家提的烘笼里,能弄出许多好吃的东西,也要求妈妈买一个来提。今天太晚,没法回家加炭,眼看里面的火就要没了,一点火星,没有热气,这时才觉得特别的冷。我们把几个烘笼的火都集中到一起,大家挤着围在一起还能解决一点问题。我们还谈疯子申孟山。母儿也回来了,说申孟山的事,“你们不要看他现在是这个样子,他以前是一个大学生,上大学时和一个女生好,毕业的时候,女的不干了,说他家出身不好。申孟山一夜就疯了。那女的就找人把他送回来。送来的人说,那女的是和一个军官好了,叫他们不要去自找麻烦了。申孟山疯归疯,其实还会搞设计,画了很多图纸,画得真好看,我亲眼见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靠在木头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天已朦朦胧亮了,我突然觉得裤子下面怎么是湿的,不好,我睡着,把尿尿到裤子里了。我很不好意思,一摸木头都是湿的。赶快趁天还没有大亮,急忙回家吧,要不天亮了就走不了啦。我拉上小琴悄悄提着烘笼回家了。

我很快回去换了裤子,又回来把申疯子撕下来的那张大字报贴上去补好,正准备上学,遇到几个从学校回来的同学,他们说今天老师不上课,要开会。太好了!我赶快回去睡觉。

晚上,我们又去守大字报。我知道这时候正好是十点半,因为广播里正传出播音结束的声音:“凤山人民广播站,今天的第三次广播到此结束。”广播里传出既不完全是普通话,也不完全是本地话的声音,可那声音很好听。我们平时就爱学这种声音,大家以此为荣。街上那鬼火一样的路灯接着也熄了,我们正好走到新华书店的那堆木头那里。“我们今天不能再睡觉了,要出去到处走、去看,不要让大字报被人破坏了才发现,今天又有好多新的大字报,

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大字报都要保护好。”头领张囡下命令。母儿说：“申疯子不会再来了，我们已经给他的家人说好了，再出来抓住就是反革命，我们就要把他交给造反派。”“他不出来还有别的人出来，我们要提高警惕。今天分成两个组分头走，我带一个组，母儿带一个组，集合地点就是这里。”我、小琴和母儿在一组。大家在木头上坐了一会，大约 12 点的时候分头开始巡查。

天很黑，没有一点灯光，更见不到一个人，我们这组五个人，我和小琴两个女生，其余三个男生都比我们大，我们心里也踏实一些了。我们手牵手在大街上走着，因街道窄我们一排人就把整个街面排满了，这时早就把男女生平时的规矩忘光了。平时男女生一般情况是不说话的，更不能牵手。这时大家牵着手有了很多安全感，我们肩并肩走着，神态就象英雄就义一样，没什么好怕的。走着走着，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个人影，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左右边的小琴和母儿。很快大家都看到了。那人离我们约 20 米，走得比较快，手里好象还拿着电筒，时隐时现的。大家一下紧张起来。母儿是组长，大家都看着他。他严肃地对我们说：“阶级敌人越来越猖狂，今天一定要当场抓住他，大家不用怕，到时候一起上，我们五个人还对付不了他一个？现在分开走，不能再走成一排。”我们分散着向前走，很快就要追到他。他并没有关注两边的大字报，只是走路，电筒光时隐时现的。在离他还有十多米的时候，母儿他们扑在了地上，匍匐前进，我和小琴也学着那样匍匐前进。大家都很紧张，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小琴悄悄对我说：“我要拉尿，不行了。不行，我已经尿了。”“尿了就尿了，管他的。”我安慰她说道。这时，那人好象有些察觉，转过头来看了看，又加快脚步走。当他又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们五只雪亮的电筒一下射向了他。她挡住眼睛，这下我们才看清楚是个女的，“是什么人这么没有礼貌！搞哪样？”“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母儿不管她，一副盘查的口气。

“我是粮食局上夜班的，回家。今天是怎么的，刚才遇见了一队娃娃，现在又遇见一队。你们是吃饱了没事干，还是怎么的！”我看清楚了是住在我们人委大院的殷阿姨。很不好意思，庆幸因我们的电筒光亮，她没看见我。我们的守夜就这样结束了。

时间过了好久，我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还在笑小琴，会把尿尿在裤子里。好在他们不知道我头天晚上的情况。

二、闹热

近来街上头戴钢盔、手拿钢钎的人多了，他们一般都是成队成队的出没，一脸的威风，做大事。我们常跟在他们的后面看阵势，闹热得很。他们两军对垒，相隔二三十米，每边有几十个人开战。今天的两边，一边是造反派——“4·9”派，他们多是县农具厂、水泥厂的工人；另一边是保皇派——“1·25”派，他们多是干部、职工。一边一个台子。“4·9”派一开始就冲上去一个彪形大汉，大喊“1·25 保皇派！”“1·25 糟得很！”然后起头唱歌，“革命，预备唱！”接下来是声如洪水的歌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谨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接下来“1·25”派冲上去两个彪形大汉，要从阵势上压倒“4·9”派，领头高喊，“1·25 好得很！”“1·25 革命派！”然后也起头唱歌，“老子革命，儿接班，预备——唱！”下面的几十个人一齐很有节奏地唱，“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党儿批判，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然后是口号“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双方此起彼伏，阵势越来越大。接着两边都用上了大喇叭，喇叭里喊什么，我们也听不清楚，只觉得双方的声音都是愤怒，拿着话筒在声嘶力竭地叫，越说越激烈，说着说就

有人冲下去,指着对方大声说话。围看的人很多,我们就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着。我们想找一个高的地方看,看到好多房子的楼上、墙上、高台上都站满了人。没办法,只有拼命往前挤,只有挤到最前面,才能看见。“这几个小孩,你们挤什么,一会踩着你们,快回去!”有人在说。我们不管,只顾挤,终于挤到了最前面,看到了最精彩的一幕:一个大个子男人,头戴藤编钢盔帽,一身的劳动布衣服,左手臂上的红袖套上印着“造反派”三个大字,上面还有一排小字是什么看不清楚,紧紧握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与他相对的另一个男人很精干,戴的是钢盔帽,一身旧军装也戴一个红袖套上面的大字也是造反派,小字也看不清楚,也有一根钢钎手中握。两边骂开了,“老子革命的时候,你小子不知还在什么地方屙尿呢,你闹什么闹!”“你小子算什么,谁不知道你在部队被处分过,现在跑到这里来假革命,真保皇?算什么东西!”“你骂我?”“就骂你,保皇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老子今天让你骂!”说时,钢钎就飞了过去,两人打起来了。很快台上台下都打起来了。双方打开了,围观的人纷纷撤,我们也赶快跑,这可不是踩不踩到的问题。我们终于跑到母儿家外婆的楼上,就在街面上,远远的可以看见他们打斗的情况。穿劳动布衣服的是工人阶级的“4·9”派,穿军装的是干部、职工的“1·25”派。阵势很大,不断有人受伤被抬着、扶着回去,有的包着头还在打。最后,穿黄衣服的人越来越顶不住,阵势撤退了。“4·9”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在那里欢呼。一场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看着很精彩,也很害怕。

经过一场战斗,一连几天街上的人少了很多,慢慢的又恢复了平静,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三、敬老院

我们每天还是要去上学,尽管也不怎么上课,但老师要来,教毛主席语录,摆故事。我们也习惯上学,每天不论怎样都要往学校走一趟。

这一天上午放学后,张囡召集大家开会,大家讨论了好多事,要分头去做。要印传单出去宣传、要去捡破铜烂铁来买,以让我们有一定的经费便于开展活动,大字报不看护了,但还有其他的好事要做。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决定去敬老院做好事,去打扫院坝、打扫厕所等等。

下午我们就去了敬老院。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扫帚、抹桌布、盆子。我们男男女女一大路人,有八九个,最大的就是张囡、争鸣、母儿他们三个上六年级的,其余的都是四五年级的,我和小琴三年级。一路上风风火火,走着走着张囡说:“我们不能这样疯,一点也不象出来做好事的,排队走,大家唱歌,争鸣起个头。”争鸣是我们这里面唱歌唱得最好的,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什么歌在他那里唱出来,都那么好听,他还准备参加学校组织的唱毛主席语录歌比赛。争鸣起了头,我们一起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在有艰难困苦的时候必须要唱的一首,大家唱得雄壮而有力。我

们唱完后，大家一致要求争鸣一个人来一首，“争鸣，唱首好听的。”“好听的是哪首，你们起个头。”“唱‘我们共产党人’。”争鸣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呀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哎——生根、开花。”我最喜欢听他唱这首歌，每次我都点他的这首歌，他每次都唱，我是百听不厌。

我们很快到了敬老院，它是在县城边的一座山脚下。说是山脚实际上也有小半的坡，一个大四合院，四周都是树荫，后面山上有一口井，水很大，井修得很漂亮。这是解放前一个大地主的避暑山庄，房子修得很漂亮，门上窗户上都有雕花，有各种各样的花鸟虫鱼，人猿车马，正房门前的几根大柱子上还雕着龙凤。这是一块风水宝地，解放后就收归敬老院。这里的老人多是六七十岁的，他们住在一起，但没有专门的看护人员，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相互照应。听说他们的儿女亲人，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到了老的时候没人照顾，我们当然要担当起这个责任，帮助他们挑水做饭，今天早上的会，开得及时开得好呵。是谁提出来敬老院做好事的，是小琴，小琴可真好。一开始老人还不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有的不让我们进屋，说他们自己会做、能做，用不了我们。还是张囡、争鸣他们有办法，他们叫所有的老人都出来坐在院子里，就连那个脚不方便的老婆婆都扶着出来了。今天的天气也格外好，太阳已偏西，透过树荫照在老人们的脸上，他们没有表情的脸上，这时也透出喜悦。张囡、争鸣走到他们的前面，“敬礼！”大家一齐说：“公公、婆婆，我们是东方红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今天来给大家表演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表演了好多节目，老人家们高兴得很，笑得合不上嘴。最让他们高兴的是我和小琴表演的木偶戏《草原英雄小姐妹》，我们俩模仿木偶的动作一愣一愣，面部的表情也是